



呻吟語

14
514
19

四



44
514
19



呻吟語卷之四

寧陵呂坤叔簡父著

外篇

天地

濕溫生物濕熱長物燥熱成物淒涼殺物嚴寒養
物濕溫沖和之氣也濕熱蒸發之氣也燥熱燔
灼之氣也淒涼殺氣陰壯而陽微也嚴寒斂氣
陰外激而陽內培也五氣惟嚴寒最仁

渾厚天之道也是故處萬物而忘言然不能無日

月星晨以昭示之是寓精明于渾厚之中

精存則生神精散則生形太乙者天地之神也萬物者天地之形也太乙不盡而天地存萬物不已而天地毀人亦然

天地只一箇光明故不言而人信

天地不可知也而吾知天地之所生觀其所生而天地之性情形體俱見之矣是故觀子而知父母觀器而知模範天地者萬物之父母而造物之模範也

天地之氣化生於不齊而死於齊故萬物參差萬事雜揉勢固然耳天地亦主張不得

觀七十二候者謂物知時非也乃時變物耳

天地盈虛消息是一箇套子萬物生長收藏是一

副印板

天積氣所成自吾身以上皆天也日月星辰去地八萬四千里囿于積氣中無纖隔微障徹地光明者天氣清甚無分毫渣滓耳故曰太清不然雖薄霧輕烟一里外有不見之物矣

地道好生之至也凡物之有根種者必與之生盡
物之分量盡已之力量不至寒凝枯敗不止也
故曰坤稱母

四時惟冬是天地之性春夏秋皆天地之情故其
生萬物也動氣多而靜氣少

萬物得天地之氣以生有宜溫者有宜微溫者有
宜太溫者有宜溫而風者有宜溫而濕者有宜
溫而燥者有宜溫而時風時濕者何氣所生則
宜何氣得之則長養失之則傷病氣有一毫之

爽萬物陰受一毫之病其宜涼宜寒宜暑無不
皆然飛潛動植蟣蠓之物無不皆然故天地位
則萬物育王道平則萬民遂

六合中洪纖動植之物都是天出氣地出質鎔鑄
將出來都要消磨無迹還他故物不怕是金石
也要歸於無益從無中生來定要都歸無去辟
之一盆水打攪起來大小浮漚以千萬計原是
假借成的少安靜時還化爲一盆水

先天立命處是萬物自具的天地只是箇生息培

養其如草木原無箇生理天地好生亦無如之何

天地間萬物都是陰陽兩箇共成的其獨得於陰者見陽必避蝸牛壁蘚之類是也其獨得於陽者見陰必枯夏枯草之類是也

陰陽合時只管合合極則離離時只管離離極則合不極則不離不極則必離必合

定則水燥則火吾心自有水火靜則寒動則熱吾身自有冰炭然則天地之冰炭誰爲之亦動靜

爲之一陰生而宇宙入靜至十月閉塞而成寒

一陽生而宇宙入動至五月薰蒸而成暑或曰

五月陰生矣而六月大暑十一月陽生矣而十

二月大寒何也曰陽不極則不能生陰陰不極

則不能生陽勢窮則反也微陰激陽則陽不受

激而愈熾微陽激陰則陰不受激而愈溢氣逼

則甚也至七月正月則陰陽相戰客不勝主衰

不勝旺過去者不勝方來故七月大火西流而

金漸生水正月析木用事而水漸生火益陰陽

之氣續接非直接直接則絕父母死而子始生
有是理乎漸至非驟至驟至則激五穀種而能
卽熟有是理乎二氣萬古長存萬物四時成遂
皆續與漸爲之也惟續故不已惟漸故無迹
既有箇陰氣必有聚結故爲月既有箇陽氣必有
精華故爲日晦是月之體本是純陰無光之物
其光也映日得之客也非主也

天地原無晝夜日出而成晝日入而成夜星常在
天日出而不顯其光日入乃顯耳古人云星從
日生細看來星不借日之光以爲光嘉靖壬寅
日食旣滿天有星當是時日且無光安能生星
之光乎

水靜柔而動剛金動柔而靜剛木生柔而死剛火
生剛而死柔土有剛有柔不剛不柔故金木水
火皆從鍾焉得中故也天地之全氣也

噓氣自內而之外也吸氣自外而之內也天地之
初噓爲春噓盡爲夏故萬物隨噓而生長天地
之初吸爲秋吸盡爲冬故萬物隨吸而收藏噓

者上升陽氣也陽主發吸者下降陰氣也陰主
成噓氣溫故爲春夏吸氣寒故爲秋冬一噓一
吸自開辟以來至混沌之後只是這一絲氣有
毫髮斷處萬物滅天地毀萬物天地之子也一
氣生死無不肖之

風惟知其吹拂而已雨惟知其淋漓而已霜雪惟
知其嚴凝而已水惟知其流行而已火惟知其
燔灼而已不足則屏息而各藏其用有餘則猖
狂而各恣其性卒然而感則強者勝若兩軍交

戰相下而後已是以故久陰則權在雨而日月難
爲明久旱則權在風而雲雨難爲澤以至水火
霜雪莫不皆然誰爲之曰陰陽爲之陰陽誰爲
之曰自然爲之

陰陽徵應自漢儒穿鑿附會以爲某災祥應某政
事最迂大抵和氣致祥戾氣致妖與作善降祥
作惡降殃道理原是如此故聖人只說人事只
盡道理應不應在我不在我都不管若求一一
徵應如鼓答桴堯舜其猶病矣大段氣數有一

定的有偶然的天地不能違天地亦順之而已
旱而雩水而禱彗孛而禳火而祓日月食而救
君子畏天威謹天戒當如是爾若云隨禱輒應
則日月盈虧豈係於救不救之間哉大抵陰陽
之氣一偏必極勢極必反陰陽乖戾而分故孤
陽亢而不下陰則旱無其極陽極必生陰故久
而雨陰陽和合而留故滯陰升而不舍陽則雨
無其極陰極必生陽故久而晴草木一衰不至
遽茂一茂不至遽衰夫婦朋友失好不能遽合

合不至遽乖天道物理人情自然如此是一定
的星殞地震山崩雨血火見河清此是偶然的
吉凶先見自非常理故臣子以修德望君不必
以災異恐之若因災而懼固可修德一有祥瑞
便可謂德已足而罷修乎乃若至德回天災祥
立應桑穀枯彗星退冤獄釋而驟雨忠心白而
反風亦間有之但曰必然事吾不能確確然信
也

氣化無一息之停不屬進就屬退動植之物其氣

機亦無一息之停不屬生就屬死再無不進不
退而止之理

形生於氣氣化沒有底天地定然沒有天地沒有
底萬物定然沒有

生氣醇濃渾濁殺氣清爽澄澈生氣牽戀優柔殺
氣果決脆斷生氣寬平溫厚殺氣峻隘涼薄故
春氣絪縕萬物以生夏氣薰蒸萬物以長秋氣
嚴肅萬物以入冬氣閉藏萬物以亾

一呼一吸不得分毫有餘不得分毫不足不得連

呼不得連吸不得一呼無吸不得一吸無呼此
盈虛之自然也

水質也以萬物爲用火氣也以萬物爲體及其化
也同歸於無迹水性徐火性疾故水之入物也
因火而疾水有定氣火無定氣故火附剛則剛
附柔則柔水則入柔不入剛也

陽不能藏陰不能顯纔有藏處便是陽中之陰纔
有顯處便是陰中之陽

水能實虛火能虛實

乾坤是毀的故開闢後必有混沌所以主宰乾坤
是不毀的故混沌還成開闢主宰者何元氣是
已元氣亘萬億歲年終不磨滅是形化氣化之
祖也

天地全不張主任陰陽陰陽全不擺布任自然世
之人趨避祈禳徒自苦耳其奪自然者惟至誠
天地發萬物之氣到無外處止收斂之氣到無內
處止不至而止者非本氣不足則客氣相奪也
靜生動長動消靜息息則生生則長長則消消則

息

萬物生於陰陽死於陰陽陰陽於萬物原不相干
任其自然而已雨非欲潤物旱非欲燥物風非
欲撓物雷非欲震物陰陽任其氣之自然而萬
物因之以生死耳易稱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
雨另是一種道理不然是天地有心而成化也
若有心成化則寒暑災祥得其正乃見天心矣
天極從容故三百六十日爲一噓吸極次第故溫
暑涼寒不驀越而雜至極精明故晝有容光之

照而夜有月星極平常寒暑旦夜生長收藏萬
古如斯而無新奇之調極含蓄併包萬象而不
見其滿塞極沉默無所不分明而無一言極精
細色色象象條分縷析而不厭其繁極周匝踈
而不漏極凝定風雲雷雨變態於宵中悲懼叫
號怨德於地下而不惡其擾極通變普物因材
不可執爲定局極自然任陰陽氣數理勢之所
極所生而已不與極堅耐萬古不易而無欲速
不達之心消磨曲折之患極勤敏無一息之停

極聰明且古今無一人一事能欺罔之者極老
成有虧欠而不隱藏極知足滿必損盛必衰極
仁慈雨露霜雪無非生物之心極正直始終計
量未嘗養人之奸容人之惡極公平抑高舉下
貧富貴賤一視同仁極簡易無瑣屑曲局示人
以繁難極雅淡青蒼自若更無炫飾極靈爽精
誠所至有感必通極謙虛四時之氣常下交極
正大擅六合之恩威而不自有極誠實無一毫
僞妄心虛假事極有信萬物皆任之而不疑故

人當法天人天所生也如之者存反之者亡本其氣而失之也

春夏後看萬物繁華造化有多少濫巧多少繁揮多少張大元氣安得不斷喪機緘安得不窮盡此所以虛損之極成否塞成渾沌也

形者氣之橐囊也氣者形之線索也無形則氣無所憑藉以生無氣則形無所鼓舞以爲生形須臾不可無氣氣無形則萬古依然在宇宙間也要知道雷霆霜雪都是太和

濁氣醇清氣漓濁氣厚清氣薄濁氣同清氣分濁

氣溫清氣寒濁氣柔清氣剛濁氣陰清氣陽濁

氣豐清氣盡濁氣甘清氣苦濁氣喜清氣惡濁

氣榮清氣枯濁氣融清氣孤濁氣生清氣殺

一陰一陽之謂道二陰二陽之謂駁陰多陽少陽多陰少之謂偏有陰無陽有陽無陰之謂孤一

陰一陽乾坤兩卦不二不雜純粹以精此天地

中和之氣天地至善也是道也上帝降衷君子

衷之是故繼之即善成之爲性更無偏駁不假

修爲是一陰一陽屬之君子之身矣故曰君子之道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此之謂偏百姓日用而不知此之謂駁至於孤氣所生大乖常理孤陰之善慈悲如母惡則險毒如虺孤陽之善嫉惡如讐惡則凶橫如虎此篇夫子論性純以善者言之與性相近也稍稍不同天地萬物只是一箇漸故能成故能久所以成物悠者漸之象也久者漸之積也天地萬物不能久而況於人乎故悟能頓成不能頓

盛德莫如地萬物於地惡道無以加矣聽其所爲而莫之憾也負荷生成而莫之厭也故君子卑法地樂莫大焉

日正午月正圓一呼吸間耳呼吸之前未午未圓呼吸之後午過圓過善觀中者此亦是觀矣中和之氣萬物之所由以立命者也故無所不宜偏盛之氣萬物之所由以盛衰者也故有宜有不宜

祿位名壽康寧順適子孫賢達此天福人之大權

也然嘗輕以與人所最靳而不輕以與人者惟
名福善禍淫之言至名而始信大聖得大名其
次得名視德無分毫爽者惡亦然祿位壽康在
一身名在天下祿位壽康在一時名在萬世其
惡者備有百福惡名愈著善者備嘗艱苦善譽
日彰桀紂幽厲之名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此
固天道報應之微權也天之以百福予人者恃
有此耳彼天下萬世之所以仰慕欽承疾惡笑
罵其禍福固不小也

以理言之則當然者謂之天命有德討有罪奉三
尺無私是已以命言之則自然者謂之天莫之
爲而爲莫之致而至定於有生之初是已以數
言之則偶然者謂之天會逢其適偶值其際是
已

造物之氣有十有中氣有純氣有雜氣有戾氣有
似氣有大氣有細氣有間氣有變氣有常氣皆
不外於五行中氣五行均調精粹之氣也人鍾
之而爲堯舜禹文周孔物得之而爲麟鳳之類

是也純氣五行各具純一之氣也人得之而爲
伯夷伊尹柳下惠物得之而爲龍虎之類是也
雜氣五行交亂之氣也戾氣五行龕惡之氣也
似氣五行假借之氣也大氣磅礴渾淪之氣也
細氣纖蒙浮渺之氣也閒氣積久克溢會合之
氣也變氣偶爾遭逢之氣也常氣流行一定之
氣也萬物各有所受以爲生萬物各有所屬以
爲類萬物不自由也惟有學問之功變九氣以
歸中氣

火性發揚水性流動木性條暢金性堅剛土性重
厚其生物也亦然

太和在我則天地在我何動不滅何往不得

彌六合皆動氣之所爲也靜氣一粒伏在九地之
下以胎之故動者靜之死靜者動之生門無
靜不生無動不死靜者常施動者不遷發大造
之生氣者動也耗大造之生氣者亦動也聖人
主靜以涵元理道家主靜以留元氣

萬物發生皆是流於既溢之餘萬物收斂皆是勞

於既極之後天地一歲一呼吸而萬物隨之
天地萬物到頭來皆歸於母故水火金木有盡而
土不盡何者水火金木氣盡於天質盡於地而
土無可盡故真氣無歸真形無藏萬古不可磨
滅滅了更無開闢之時所謂混沌者真氣與真
形不分也形氣混而生天地形氣分而生萬物
天欲大小人之惡必使其惡常得志彼小人者惟
一恐其惡之不遂也故貪天禍以至于此

自然謂之天當然謂之天不得不然謂之天陽亢
必旱久旱必陰久陰必雨久雨必晴此之謂自
然君尊臣卑父坐子立夫唱婦隨兄友弟恭此
之謂當然小役大弱役強貧役富賤役貴此之
謂不得不然

心就是天欺心便是欺天事心便是事天更不須
向蒼蒼上面討

天者未定之命命者已定之天天者大家之命命
者各物之天命定而吉凶禍福隨之也由不得
天天亦再不照管

天地萬物只是一氣聚散更無別箇形者氣所附以爲凝結氣者形所托以爲運動無氣則形不存無形則氣不住

天地既生人物則人物各具一天地天地之天地由得天地人物之天地由不得天地人各任其氣質之天地至於無涯特其降衷之天地幾於漸盡天地亦無如之何也已其吉凶禍福率由自造天何尤乎而怨之

人渾是一天故日用起居食息念念時時事事

一便當以天自處

朱子云天者理也余曰理者天也

有在天之天有在人天之天有在天之先天太極是

已有在天之後天陰陽五行是已有在人之前

天元氣元理是已有在人之後天血氣心知是

已

問天地開闢之初其狀何似曰未易形容因指齋前盆沼令滿貯帶沙水一盆投以瓦礫數小塊雜穀豆升許令人攪水渾濁曰此是混沌未分

之狀待三日後再來看開關至日而濁者清矣
輕清上浮曰此是天開於子沉底渾泥此是地
開於丑中間瓦礫出露此是山陵是時穀豆芽
生月餘而水中小虫浮沉奔逐此是人與萬物
生於寅徹底是水天包乎地之象也地從上下
故山上銳而下廣象量穀堆也氣化日繁華日
廣後日消耗萬物毀而生機微天地雖不毀至
亥而又成混沌之世矣

雪非薰蒸之化也天氣上升地氣下降是乾涸世
界矣然陰陽之氣不交則絕故有留滯之餘陰
始生之嫩陽往來交結久久不散而迫於嚴寒
遂爲雪爲霰白者少陰之色也水之母也盛則
爲雪微則爲霜冬月片瓦半甍之下着濕地皆
有霜陰氣所呵也土乾則否

呻吟語卷之四

寧陵呂坤叔簡父著

外篇

世運

勢之所在天地聖人不能違也勢來時卽權之未
必遽壞勢去時卽挽之未必能回然而聖人每
與勢忤而不肯甘心從之者人事宜然也

世人賤老而聖王尊之世人棄愚而君子取之世
人耻貧而高士清之世人厭淡而智者味之世

人惡冷而幽人寶之世人薄素而有道者尚之
悲夫世之人難與言矣

壞世教者不是宦官官妾不是農工商賈不是衙
門市井不是

古昔盛時民自飽煖之外無過求自利用之外無
異好安身家之便而不恣耳目之欲家無奇貨
人無玩物餘珠玉於山澤而不知寶贏繭絲於
箱篋而不知繡偶行於途而知貴賤之等創見
於席而知隆殺之理農於桑麻之外無異聞士

於禮義之外無羨談公卿大夫於勸課訓迪之
外無簿書知官之貴而不知爲民之難知貧之
可憂而不知人富之可嫉夜行不以兵遠行不
以饑施人者非欲其我德施於人者不疑其欲
我之德訢訢渾渾其時之春乎其物之胚蘖乎
吁可想也已

伏羲以前是一截世道其治任之而已已無所與
也五帝是一截世道其治安之而已不擾民也
三王是一截世道其治正之而已不使縱也秦

以後是一截世道其治劫之而已愚之而已不以德也

世界一般是唐虞時世界黎民一般是唐虞時黎民而治不古若非氣化之罪也

終極與始接困極與亨接

三皇是道德世界五帝是仁義世界三王是禮義世界春秋是威力世界戰國是智巧世界漢以後是勢利世界

士鮮衣美食淨談恠說玩日愒時而以農工爲村

鄙女傳粉簪花治容學態袖手樂遊而以勤儉爲羞辱官盛從豐供繁文縟節奔逐世態而以教養爲迂腐世道可爲傷心矣

喜殺人是泰愁殺人也是泰泰之人昏惰侈肆泰之事廢墜寬罷泰之風紛華驕蹇泰之前如上水之篙泰之世如高竿之頂泰之後如下坂之車故否可以致泰泰必至於否故聖人憂泰不憂否否易振泰難持

世之衰也卑幼賤微氣高志肆而無上子弟不知

呻吟語 卷四之二
有父母婦不知有舅姑後進不知有先達士民
不知有官師郎署不知有公卿偏裨軍士不知
有主帥目空空而氣勃勃耻於分義而敢於陵
駕嗚呼世道至此未有不亂不亾者也

節文度數聖人之所以防肆也僞禮文不如真愛
敬真簡率不如僞禮文僞禮文猶足以成體真
簡率每至於踰閑僞禮文流而爲象恭滔天真
簡率流而爲禮法掃地七賢八達簡率之極也
舉世牛馬而晉因以亾近世士風崇尚簡率蕩

然無檢嗟嗟吾莫知所終矣

天下之勢頓可爲也漸不可爲也頓之來也驟驟
多無根漸之來也深深則難撼頓着力在終漸
着力在始

造物有涯而人情無涯以有涯足無涯勢必爭故
人人知足則天下有餘造物有定而人心無定
以無定撼有定勢必敗故人人安分則天下無
事

天地有真氣有似氣故有鳳皇則有昭明有粟穀

則有稂莠兔葵似葵燕麥似麥野菽似菽槐藍似槐之類人亦然皆似氣之所鍾也

呻吟語卷之四

寧陵呂坤叔簡父著

外篇

聖賢類

孔子是五行造身兩儀成性其餘聖人得金氣多者則剛明果斷得木氣多者則朴素質直得火氣多者則發揚奮迅得水氣多者則明徹圓融得土氣多者則鎮靜渾厚得陽氣多者則光明軒豁得陰氣多者則沉默精細氣質既有所限

雖造其極終是一偏底聖人此七子者共事多不相合共言多不相入所同者大根本大節目耳

孔顏窮居不害其為仁覆天下何則仁覆天下之具在我而仁覆天下之心未嘗一日忘也

聖人不落氣質賢人不渾厚便直方便着了氣質色相聖人不帶風土賢人生燕趙則慷慨生吳越則寬柔就染了風土氣質

性之聖人只是箇與理相忘與道為體不待思惟

橫行直撞恰與時中脗合反之聖人常常小心循規蹈矩前望後顧才執得中字稍放鬆便有過不及之差是以希聖君子心上無一時任情恣意處

聖人一聖人全一則獨請其極全則各臻其妙惜哉至人有聖人之功而無聖人之全者囿於見也

所貴乎剛者貴其能勝已也非以其能勝人也子路不勝其好勇之私是為勇字所伏終不成箇

剛者聖門稱剛者誰吾以爲恂恂之顏子其次魯鈍之曾子而已餘無聞也

天下古今一條大路曰大中至正是天造地設的這箇路上古今不多幾人矣曰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顏曾思孟其餘識得的周程張朱雖走不到盡頭畢竟是這路上人將這箇路來比較古今人雖伯夷伊惠也是異端更那說那佛老楊墨陰陽術數諸家若論箇分曉伯夷伊惠是苟行的佛老楊墨是斜行的陰陽星數是岐行的

本原處都從正路起却念頭一差走下路去愈遠愈繆所以說異端言本原不異而發端異也何也佛之虛無是吾道中寂然不動差去老之無爲是吾道中守約施博差去爲我是吾道中正靜自守差去兼愛是吾道中萬物一體差去陰陽家是吾道中敬授人時差去術數家是吾道中至誠前知差去看來大路上人時爲佛時爲老時爲楊時爲墨時爲陰陽術數是合數家之所長岔路上人佛是佛老是老楊是楊墨是

呻吟語 卷之三
墨陰陽術數是陰陽術數殊失聖人之初意營
之五味不適均不可以專用也四時不錯行不
可以專令也

聖人之道不奇纔奇便是賢者

戰國是箇慘酷的氣運巧偽的世道君非富強之
術不講臣非功利之策不行六合正氣獨鍾在
孟子身上故在當時疾世太嚴憂民甚切
清任和時是孟子與四聖人議定的諡法祖術堯
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是子思作書

尼的贊語

聖賢養得天所賦之理完仙家養得天所賦之氣
完然出陽脫殼仙家未嘗不死特留得此氣常
存性盡道全聖賢未嘗不死只是爲此理常有
若修短存亡則又係乎氣質之厚薄聖賢不計
也

賢人之言視聖人未免有病此其大較耳可怪俗
儒見說是聖人語便回護其短而推類以求通
一見說是賢人之言便洗索其疵而深文以求通

設有附會者從而欺之則陽虎優孟皆失其真而不免徇名得象之譏矣是故儒者要認理理之所在雖狂夫之言不異於聖人聖人豈無出於一時之感而不可爲當然不易之訓者哉
堯舜功業如此之大道德如此之全孔子稱贊不啻口出在堯舜心上有多少缺然不滿足處道原體不盡心原越不滿勢分不可強力量不可勉聖人怎放得下是以聖人身圍於勢分力量之中心長於勢分力量之外纔覺足了便不是

堯舜

伊尹看天下人無一箇不是可憐的伯夷看天下人無一箇不是可惡的柳下惠看天下人無一箇不是可與的

浩然之氣孔子非無但用的妙耳孟子一生受用全是這兩字我嘗云孟子是浩然之氣孔子是渾然之氣渾然是浩然的歸宿浩然是渾然的作用惜也孟子未能到渾然耳

聖學專責人專專言實理

聖學語 卷四之三
二女試舜所謂書不可盡信也且莫說玄德升聞
一四岳共薦以聖人遇聖人一見而人品可定一
語而心理相符又何須試卽帝艱知人還須一
試假設舜不能諧二女將若之何是堯輕視骨
肉而以二女爲市貨也有是哉
自古功業惟孔孟最大且久時雍風動今日百姓
也沒受用處賴孔孟與之發揮而堯舜之業至
今在

堯舜周孔之道如九達之衢無所不通如代明之
日月無所不照其餘有所明必有所昏夷尹柳
下惠昏於清任和佛氏昏於寂老氏昏於齋揚
氏昏於義墨氏昏於仁管商昏於法其心有所
向也譬之鸚鵡知南其心有所厭也譬之盂旦
惡夜豈不純然成一家人物竟是偏氣

堯舜禹文周孔振古聖人無一毫偏倚然五行所
鍾各有所厚畢竟各人有各人氣質堯敦大之
氣多舜精明之氣多禹欽斂之氣多文王柔嘉
之氣多周公文爲之氣多孔子莊嚴之氣多熟

讀經史自見若說天縱聖人如太和元氣流行
畧不沾着一些四時之氣純是德性用事不落
一毫氣質則六聖人須索一箇氣象無毫髮不
同方是

讀書要看聖人氣象性情細細黨見孔子氣象十九
至其七情如回非助我牛刀割雞見其喜處由
之瑟由之使門人爲臣憮然於沮溺之對見其
怒處喪予之慟獲麟之泣見其哀處侍側言志
之問與人歌和之時見其樂處山梁雌雉之嘆

見其愛處斥由之佞答子貢君子有惡之語見
其惡處周公之夢東周之想見其欲處便見他
發而皆中節處

費宰之辭長府之止看閔子議論全是一箇機軸
便見他和悅而諍處人論事之法莫妙於閔子
天生的一段中平之氣

聖人妙處在轉移人不覺賢者以下便露圭角費
聲色做出來只見張皇

或問孔孟周流到處欲行其道似技癢的曰聖賢

自家看的分數真天生出我來抱千古帝王道術有旋乾轉坤手段只兀兀家居甚是自負所以徧行天下以求遇夫可行之君既而天下皆無一遇猶有九夷浮海之思公山佛肸之往夫子豈真欲如此只見吾道有起死回生之力天下有垂死欲生之民必得君而後術可施也辟之他人孺子人井與已無干既在井畔又知抹法豈忍袖手

明道答安石能使愧屈伊川答子由遂激成三黨

可以觀二公所得

休作世上另一種人形一世之短聖人也只是與人一般纔使人覺異樣便不是聖人

平生不作圓轉態此是丈夫能轉而不失剛方之氣此是大丈夫聖賢之所以分也

聖人於萬事也以無定體爲定體以無定用爲定用以無定見爲定見以無定守爲定守賢人有定體有定用有定見有定守故聖人爲從心所欲賢人爲立身行己自有法度

呻吟語 卷四之三
聖賢之私書可與天下人見密事可與天下人知
不意之言可與天下人聞暗室之中可與天下
人窺

好問好察時着一我字不得此之謂能忘執兩端
時着一人字不得此之謂能定欲見之施行畧
無人已之嫌此之謂能化

無過之外更無聖人無病之外更無好人賢智者
於無過之外求奇此道之賊也

積愛所移雖至惡不能怒狃於愛故也積惡所習
雖至感莫能回狃於惡故也惟聖人之用情不
狃

聖人有功於天地只是人事二字其盡人事也不
言天命非不知回天無力人事當然成敗不暇
計也

或問狂者動稱古人而行不掩言無乃行不顧言
乎孔子奚取焉曰此與行不顧言者人品懸絕
譬之於射立拱把於百步之外九矢參連此養
由基能事也孱夫拙射引弦之初亦望拱把而

從事焉卽發不出十步之遠中不近方丈之鵠
何害其爲志士又安知日關弓月抽矢白首終
身有不爲由基者乎是故學者貴有志聖人取
有志狷者言尺行尺見寸守寸孔子以爲次者
取其守之確而恨其志之隘也今人安於凡陋
惡彼激昂一切以行不顧言沮之又甚者以言
是行非諂之不知聖人豈有一蹴可至之理希
聖人豈有一朝徑頓之術只有有志而廢於半
塗未有無志而能行跬步者或曰不言而躬行

何如曰此上智也中人以下須要講求博學審
問明辯與同志之人相砥礪奮發皆所以講求
之也安得不言若行不顧言則言如此而行如
彼口古人而心衰世豈得與狂者同日語哉
君子立身行己自有法度此有道之言也但法度
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以來只有一箇譬如律
令一般天下古今所共守者若家自爲律人自
爲令則爲伯夷伊尹柳下惠之法度故以道爲
法度者時中之聖以氣質爲法度者一偏之聖

聖人是物來順應衆人也是物來順應聖人之順應也從廓然太公來故言之應人如嚮而照合乎當言之理行之應物也如取諸官中而照合乎當行之理衆人之順應也從任情信意來故言之應人也好莠自口而鮮與理合事之應物也可否惟欲而鮮與理合君子則不然其不能順應也不敢以順應也議之而後言言猶恐尤也擬之而後動動猶恐悔也却從存養省察來噫今之物來順應者人人是也果聖人乎可哀

也已

聖人與衆人一般只是盡得衆人的道理其不同者乃衆人自異於聖人也

天道以無常爲常以無爲爲聖人以無心爲心以無事爲事

萬物之情各求自遂者也惟聖人之心則欲遂萬物而忘自遂

爲宇宙完人甚難自初生以至屬纊徹頭徹尾無些子破綻尤難恐亘古以來不多幾人其餘聖

呻吟語 卷四之三
人都是半截人前面破綻後來修補比至終年
晚歲纔得乾淨成就了一箇好人還天付本來
面目故曰湯武反之也曰反則未反之前便有
許多欠缺處今人有過便甘自棄以爲不可復
入聖人境域不知盜賊也許改惡從善何害其
爲有過哉只看歸宿處成箇甚人以前都饒得
過

聖人低昂氣化挽回事勢如調劑氣血損其侈不
益其強補其虛不甚其弱要歸於平而已不平
則偏偏則病大偏則大病小偏則小病聖人雖
欲不平不可得也

聖人絕四不惟纖塵微障無處着脚卽萬理亦無
作用處所謂順萬事而無情也

聖人胸中萬理渾然寂時則如懸衡鑑感之則若
決江河未有無故自發一善念善念之發胸中
不純善之故也故惟有旦晝之牯亾然後有夜
氣之清明聖人無時不夜氣是以胸中無無故
自見光景

可學言 卷四之三 三
法令所行可以使土偶奔趨惠澤所浸可以使枯木萌蘖教化所孚可以使鳥獸伏馴精神所極可以使鬼神感格吾必以爲聖人矣

聖人不強人以太難只是撥轉他一點自然底肯心

參贊化育底聖人雖在人類中其實是箇活天吾嘗謂之人天

孔子只是一箇通通外更無孔子

聖人不隨氣運走不隨風俗走不隨氣質走

聖人平天下不是夷山填海高一寸還他一寸低一分還他一分

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不可知可知之祖也無不可知做可知不出無可知則不可知何所附屬只爲多了這知覺便生出許多情緣添了許多苦惱落花飛絮豈無死生他只恁委和委順而已或曰聖學當如是乎曰富貴貧賤壽夭寵辱聖人未嘗不落花落絮之耳雖有知覺心不爲知覺苦

聖人心上再無分毫不自在處內省不疚既無憂懼外至之患又不怨尤只有一段不釋然却是畏天命悲人窮也

定靜安慮聖人無一刻不如此或曰喜怒哀樂到面前何如曰只恁喜怒哀樂定靜安慮胸次無分毫加損

有相予者謂面上部位多貴處處指之予曰所憂一不在此也汝相予一心要包藏得天下理相予兩肩要擔當得天下事相予兩脚要踏得萬事

定雖不貴予奚憂不然予有愧於面也

物之入物者染物入於物者染於物惟聖人無所入萬物亦不得而入之惟無所入故無所不入惟不爲物入故物亦不得而離之

人於吃飯穿衣不曾說我當然不得不然至於五常百行却說是當然不得不然又竟不能然

孔子七十而後從心六十九歲未敢從也衆人一生只是從心從心安得好聖學戰戰兢兢只是降伏一箇從字不曰戒慎恐懼則曰憂勤惕勵

防其從也豈無樂時樂也只是樂天衆人之樂則異是矣任意若不離道聖賢性不與人殊何苦若此

日之于萬形也鑑之於萬象也風之于萬籟也尺度權衡之於輕重長短也聖人之于萬事萬物也因其本然付以自然分毫我無所與焉然後感者常平應者常逸喜亦天怒亦天而吾心之天如故也萬感動勦衆動轆轉而吾心之天如故也

平生無一事可瞞人此是大快樂

堯舜雖是生知安行然堯舜自有堯舜工夫學問但聰明睿智千百衆人豈能不資見聞不待思索朱文公云聖人生知安行更無積累之漸聖人有聖人底積累豈儒者所能測識哉

聖人不矯

聖人一無所昏

孟子謂文王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雖非文王之心最看得時勢定文王非利天下而取之亦

非惡富貴而逃之順天命之予奪聽人心之向背而我不與焉當是時三分天下纔有其二卽武王亦動手不得若三分天下有其三卽文王亦束手不得勺之詩曰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天命人心一毫假借不得商家根深蒂固須要失天命人心到極處周家積功累仁須要收天命人心到極處然後得失界限決絕潔淨無一毫黏帶如瓜熟自落栗熟自墜不待剝摘之力且莫道文王時動得手卽到武王時紂

又失了幾年人心武王又收了幾年人心牧誓武成取得何等費唇舌多士多方守得何等兢兢怕則武王者生擒勁剝之所致也又辟之瘡落痂雞出卵爭一刻不得若文王到武王時定不犯手或讓位微箕爲南河陽城之避徐觀天命人心之所屬屬我我不却之使去不屬我我不招之使來安心定志任其自去來耳此文王之所以爲至德使安受二分之歸不惟至德有損若紂發兵而問叛人卽不勝文王將何辭豈

萬萬出文王下者亦不敢安受商之叛國也
是見文王仁熟智精所以爲宣哲之聖也

湯禱桑林以身爲犧此史氏之妄也按湯世十八年旱至二十三年禱桑林責六事於是旱七年矣天乃雨夫農事冬旱不禁三月夏旱不禁十日使湯待七年而後禱則民已無孑遺矣何以爲聖人卽湯以身禱而天不雨將自殺與是絕民也將不自殺與是要天也湯有一身能供幾禱天雖享祭寧欲食湯哉是七年之間歲歲有

旱未必不禱歲歲禱雨未必不應六事自責史

臣特紀其一時然耳以人禱斷斷乎其無也

伯夷見冠不正望望然去之何不告之使正柳下惠見袒裼裸程而由由與偕何不告之使衣故曰不夷不惠君子居身之珍也

亘古五帝三王不散之精英鑄成一箇孔子餘者猶成顏曾以下諸賢至思孟而天地純粹之氣索然一空矣春秋戰國君臣之不肖也宣哉後乎此者無聖人出焉蘄孔孟諸賢之精英而未

呻吟語
卷四之三
盡淺與

呻吟語卷之四

寧陵呂坤叔簡父著

外篇

品藻

獨處看不破忽處看不破勞倦時看不破急遽倉卒時看不破驚異交驟感時看不破重大獨當時看不破吾必以為聖人

聖人做出來都是德性賢人做出來都是氣質衆人做出來都是習俗小人做出來都是私欲

漢儒雜道宋儒隘道宋儒自有宋儒局面學者若
入道且休着宋儒橫其胸中只讀六經四書而
體玩之久久胸次自是不同若看宋儒先看濂
溪明道

一種人難悅亦難事只是度量褊狹不失爲君子
一種人易事亦易悅這是貪污軟弱不失爲小
人

爲小人所薦者辱也爲君子所棄者耻也

小人有恁一副邪心腸便有一段邪見識有一段
邪見識便有一段邪議論有一段邪議論便引
一項邪朋黨做出一番邪舉動其議論也援引
附會儘成一家之言攻之則圓轉遷就而不可
破其舉動也借善攻善匿惡濟惡善爲騎牆之
計擊之則疑似牽纏而不可斷此小人之尤而
借君子之迹者也此藉君子之名而濟小人之
私者也亾國敗家端是斯人若明白小人剛戾
小人這都不足恨所以易惡陰柔陽只是一箇
惟陰險伏而多端變幻而莫測駁雜而疑似譬

之光天化日黑白分明人所共見暗室晦夜多
少埋伏多少類象此陰陽之所以別也虞廷黜
陟惟曰幽明其以是夫

富於道德者不矜事功猶矜事功道德不足也富
於心得者不矜聞見猶矜聞見心得不足也文
藝自多浮薄之心也富貴自雄卑陋之見也此
二人者皆可憐也而雄富貴者更不數於丈夫
行彼其冬烘盛大之態皆君子之所欲嘔者也
而彼且志驕意得可鄙孰甚焉

士君子在塵世中擺脫得開不爲所束縛擺脫得
淨不爲所污礙此之謂天挺人豪

藏名遠利夙夜汲汲乎實行者聖人也爲名修爲
利勸夙夜汲汲乎實行者賢人也不占名標不
尋利孔氣昏志惰荒德廢業者衆人也炫虛名
漁實利而内存狡獪之心陰爲鳥獸之行者盜
賊也

圈子裏幹實事賢者可能圈子外幹大事非豪傑
不能或曰圈子外可幹乎曰世俗所謂圈子外

乃聖賢所謂性分內也人守一官官求一稱內
外皆若人焉天下可庶幾矣所謂圈子內幹實
事者也心切憂世志在匡時苟利天下文法所
不能拘苟計成功形迹所不必避則圈子外幹
大事者也識高千古慮周六合挽末世之頽風
還先王之雅道使海內復嘗秦漢以前之滋味
則又圈子以上人矣世有斯人乎吾將與之共
流涕矣乃若硜硜狃衆見惴惴循弊規威儀文
辭燦然可觀動慎謙默居然寡過是人也但可

爲高官耳世道奚賴焉

達人落葉窮通浮雲生死高士睥睨古今玩弄六
合聖人古今一息萬物一身衆人塵棄天真腥
集世味

陽君子取禍陰君子獨免陽小人取禍陰小人得
福陽君子剛正直方陰君子柔嘉溫厚陽小人
暴戾放肆陰小人奸回智巧

古今士率有三品上士不好名中士好名下士不
知好名

上士重道德中士重功名下士重辭章斗筭之人
重富貴

人流品格以君子小人定之大率有九等有君子
中君子才全德備無往不宜者也有君子優於
德而短於才者也有善人恂雅溫樸僅足自守
識見雖正而不能自決躬行雖力而不能自保
有衆人才德識見俱無足取與世浮沉趨利避
害碌碌風俗中無自表異有小人偏氣邪心惟
私是殖苟得所欲亦不害物有小人中小人

貪殘陰狠恣意所極而才足以濟之歛怨怙終
無所顧忌外有似小人之君子高峻竒絕不就
俗檢然規模弘遠小疵常類不足以病之有似
君子之小人老詐濃文善藏巧借爲天下之大
惡占天下之大名事幸不敗當時後世皆爲所
欺而竟不知者有君子小人之間行亦近正而
偏語亦近道而雜學圓通便近於俗尚古朴則
入於腐寬便姑息嚴便猛鷲是人也有君子之
心有小人之過者也每至害道學者戒之

呻吟語 卷四之四
有俗檢有禮檢有通達有放達君子通達於禮檢之中騷士放達於俗檢之外世之無識者喜以小節細行定人品大可笑也

上才爲而不爲中才只見有爲下才一無所爲心術平易制行誠直語言疏爽文章明達其人必君子也心術微暖制行詭秘語言吞吐文章晦澁其人亦可知矣

有過不害爲君子無過可指底真則聖人僞則大奸非鄉愿之媚世則小人之欺世也

從欲則如附羶見道則若嚼蠟此下愚之極者也有涵養人心思極細雖應倉卒而胸中依然暇豫自無麓疎之病心麓便是學不濟處

功業之士清虛者以爲粗才不知堯舜禹湯皋夔稷契功業乎清虛乎飽食煖衣而工騷墨之事話玄虛之理謂勤政事者爲俗吏謂工農桑者爲鄙夫此救化之民也堯舜之世無之

觀人括以五品高正雜庸下獨行竒識曰高品賢智者流擇中有執曰正品聖賢者流有善有過

曰雜品勸懲可用無短無長曰庸品無益世用
邪僞二種曰下品慎無用之

氣節信不過人有出一時之感慨則小人能爲君子之事有出於一念之剽竊則小人能盜君子之名亦有初念甚力久而屈其雅操當危能奮安而喪其平生者此皆不自涵養中來若聖賢學問至死更無破綻

無根本底氣節如酒漢殿人醉時勇醒時索然無分毫氣力無學問底識見如庖人煬竈面前明背後左右無一髮照顧而無知者賞其一時感其一偏每擊節嘆服信以終身吁難言也

衆惡必察是仁者之心不仁者聞人之惡喜談樂道疎薄者聞人之惡深信不疑惟仁者知惡名易以汚人而作惡者之好爲誣善也既察爲人所惡者何人又察言者何心又察致惡者何由又耐心留意獨得其真果在位也則信任不疑果不在位也則舉辟無貳果爲人所中傷也則扶救必力嗚呼此道不明久矣

黨錮諸君只是褊淺無度量身當濁世自處清流
譬之涇渭不言自別正當遵海濱而處以待天
下之清也却乃名檢自負氣節相高志滿意得
卑視一世而踐踏之譏謗權勢而徇疑之使人
畏忌奉承愈熾愈驕積津要之怒潰權勢之毒
一朝而成載胥之凶其死不足惜也詩稱明哲
保身孔稱默足有容免於刑戮豈貴貨清市直
甘鼎鑊如飴哉甲陳二子得之郭林宗幾矣顧
厨俊及吾道中之罪人也僅愈於卑汚耳若張

儉則又李膺范滂之罪人可誅也夫

問嚴子陵何如曰富貴利達之世不可無此種高
人但朋友不得加於君臣之上五臣與舜同僚
友今日比肩明日北面而臣之何害其爲聖人
若有用世之才抱憂世之志朋時之所講求正
欲大行竟施以康天下孰君孰臣正不必爾如
欲遠引高蹈何處不可藏身便不見光武也得
旣見矣猶友視帝而加足其腹焉恐道墮不當
如是若光武者則大矣

見是賢者就着意回護雖有過差都向好邊替他
想見是不賢者就着意搜索雖有偏長都向惡
邊替他想自宋儒以來率坐此失大段都是箇
偏識見所謂好而不知其惡惡而不知其美者
惟聖人便無此失只是此心虛平
蘊藉之士深沉負荷之士弘重幹旋之士圓通康
濟之士精敏反是皆凡才也卽聰明辯博無補
焉

君子之交怡然小人之交怕合斯二者禍人之國

其罪均也

聖人把得定理把不得定勢是非理也成敗勢也
有勢不可爲而猶爲之者惟其理而已知此則
三仁可與五臣比事功孔子可與堯舜較政治
未試於火皆純金也未試於事皆完人也惟聖人
無往而不可下聖人一等皆有所不足皆可試
而敗夫三代而下人物豈甚相遠哉生而所短
不遇於所試則全名定論可以蓋棺不幸而偶
試其所不足則不免爲累夫試不試之間不可

以定人品也故君子觀人不待試而人物高下
終身事業不爽分毫彼其神識自在世眼之外
耳

世之頽波明知其當變狃於衆皆爲之而不敢動
事之義舉明知其當爲狃於衆皆不爲而不敢
動是亦衆人而已提抱之兒得一果餅未敢輒
食母嘗之而後入口彼不知其可食與否也既
知之矣猶以衆人爲行止可愧也夫惟英雄豪
傑不徇習以苟非能違俗而任道夫是之謂獨
復嗚呼此庸人智巧之士所謂生事而好異者
也

士氣不可無傲氣不可有士氣者明於人已之分
守止而不詭隨傲氣者昧於上下之等好高而
不素位自處者每以傲人爲士氣觀人者每以
士氣爲傲人悲夫故惟有士氣者能謙已下人
彼傲人者昏夜乞哀或不可知矣

體解神昏志消氣沮天下事不是這般人幹底攘
臂抵掌矢志奮心天下事也不是這般人幹底

幹天下事者智深勇沉神閑氣定有所不言言必當有所不爲爲必成不自好而露才不輕試以俸功此真才也世鮮識之近世惟前二種人乃互相譏識者胥咲之

賢人君子那一種人裏沒有鄙夫小人那一種人裏沒有世俗都在那爵位上定人品把那邪正却作第二着看今有僕隸乞丐之人特地做忠孝節義之事爲天地間立大綱常我當北面師事之環視達官貴人似俛首居其下矣論到此

那富貴利達與這忠孝節義比來豈比太山爲毛哉然則匹夫匹婦未可輕而下士寒儒其自視亦不可渺然小也故論勢分雖抱關之吏亦有所下以俸其尊論性分則堯舜與途人可揖讓於一堂論心談道孰貴孰賤孰尊孰卑故天地間惟道貴天地間人惟得道者貴

山林處士常養一箇傲慢輕人之象常積一腹痛憤不平之氣此是大病痛

好名之人克其心父母兄弟妻子都顧不得何者

名無兩成必相形而後顯葉人證父攘羊陳仲
子惡兄受鶩周澤奏妻破戒皆好名之心爲之
也

世之人常把好事讓與他人做而甘居已于不肯
又要掠箇好名兒在身上而詆他人爲不肯悲
夫是益其不肖也

理聖人之口易理衆人之口難聖人之口易爲衆
人衆人之口難爲聖人豈直當時之毀譽卽千
古英雄豪傑之士節義正直之人一入議論之

家彼臧此否各謂偏執互爲雌黃譬之舞文吏
出入人罪惟其所欲求其有大公至正之見死
者復生而響服者幾人是生者肆口而死者舍
寃也噫使臧否人物者而出於無聞之士猶昔
人之幸也彼擅著作之名號爲一世人傑而立
言不慎則是獄成于廷尉就死而莫之辯也不
仁莫大焉是故君子之論人與其刻也寧恕
正直者必不忠厚忠厚者必不正直正直人植綱
常扶世道忠厚人養和平培根本然而激天下

之禍者正直之人養天下之禍者忠厚之過也
此四字兼而有之惟時中之聖

露才是士君子大病痛尤莫甚於飾才露者不藏
其所有也飾者虛剽其所無也

士有三不顧行道濟時人顧不得愛身富貴利達
人顧不得愛德全身遠害人顧不得愛天下

其事難言而於心無愧者寧滅其可知之迹故君
子爲心受惡太伯是已情有所以不忍而義不從
不然者寧負大不韙之名故君子爲理受惡周

公是已情有可矜而法不可廢者寧自居於恐
以伸法故君子爲法受惡武侯是已人皆爲之
而我獨不爲則掩其名以分謗故君子爲衆受
惡宋子罕是已

不欲爲小人不能爲君子畢竟作甚麼人曰衆人
既衆人當與衆人伍矣而列其身名於士大夫天
之林可乎故衆人而有士大夫之行者榮士大
夫而爲衆人之行者辱

天之生人雖下愚亦有一竅之明聽其自爲用而

西學論 卷四之四 十三
極致之亦有可觀而不可謂之才所謂才者能
爲人用可圓可方能陰能陽而不以已用者也
以已用皆偏才也

心平氣和而有強毅不可奪之力秉公持正而有
圓通不可拘之權可以語人品矣

從容而不後事急遽而不失容脫畧而不疎忽簡
靜而不涼薄真率而不鄙俚溫潤而不脂膏光
明而不淺浮沉靜而不陰險嚴毅而不苛刻周
匝而不煩碎權變而不譎詐精明而不猜察亦

可以爲成人矣

厚德之士能掩人過盛德之士不令人有過不令
人有過者體其不得已之忍知其必至之情而
預遂之者也

烈士死志守士死職任士死怨忿士死開食士死
財蹠士死言

知其不可爲而遂安之者達人智士之見也知其
不可爲而猶極力以圖之者忠臣孝子之心也
無識之士有三耻耻貧耻賤耻老或曰君子獨無

耻與曰有耻親在而貧耻用賢之世而賤耻年
老而德業無聞耻

初開口便是煞尾語初下手便是盡頭着此人大
無含蓄大不濟事學者戒之

一箇俗念頭一雙俗眼目一口俗話說任教聰明
才辯可惜錯活了一生

或問君子小人辯之最難曰君子而近小人之迹
小人而爲君子之態此誠難辯若其大都則如
皂白不可掩也君子容貌敦大老成小人容貌

浮薄瑣屑君子平易小人蹺蹊君子誠實小人
奸詐君子多讓小人多爭君子少文小人多態
君子之心正直光明小人之心邪曲微曖君子
之言雅淡質直惟以達意小人之言鮮穠柔澤
務於可人君子與人親而不昵直諒而不養其
過小人與人狎而致情諛悅而多濟其非君子
處事可以盟天質日雖骨肉而不阿小人處事
低昂世態人情雖昧理而不顧君子臨義慷慨
當前惟視天下國家人物之利病其禍福毀譽

了不關心小人臨義則觀望顧忌先慮爵祿身
家妻子之便否視社稷蒼生漫不屬己君子事
上禮不敢不恭難使枉道小人事上身不知爲
我側意隨人君子御下防其邪而體其必至之
情小人御下遂吾欲而忘彼同然之願君子自
奉節儉恬雅小人自奉汰侈彌文君子親賢愛
士樂道人之善小人嫉賢妬能樂道人之非如
此類者色色頓殊孔子曰患不知人吾以爲終
日相與其類可分雖善若矜持自有不可掩者在

也

今之論人者於辭受不論道義只以辭爲是故辭
寧矯廉而避貪愛之嫌於取與不論道義只以
與爲是故與寧傷惠而避吝嗇之嫌於怨怒不
論道義只以忍爲是故禮雖當校而避無量之
嫌義當明分人皆病其諛而以倨傲矜陵爲節
槩禮當持體人皆病其倨而以過禮是恭爲盛
德惟儉是取者不辯禮有當豐惟默是貴者不
論事有當言此皆察理不精貴賢知而忘其過

者也噫與不及者誠有間矣其賊道均也

狃淺識狹聞執偏見曲說守陋規俗套斯人也若

爲鄉里常人不足輕重若居高位有令名其壞世教不細

以麓疎心看古人親切之語以煩躁心看古人靜

深之語以浮汎心看古人玄細之語以淺狹心

看古人博洽之語師加品隲真孟浪人也

文姜與弑桓公武后弑唐子孫更其國廟此二婦者皆國賊也而祔葬於墓祔祭於廟禮法安在

此千古未反一大案也或曰子無廢母之義噫是言也閭閻市井兒女之識也以禮言三綱之重等於天地天下共之子之身祖廟承繼之身非人子所得而有也母之罪宗廟君父之罪非人子所得而庇也文姜武后莊公中宗安得而私之以情言弑吾身者與我同丘陵易吾姓者與我同血食祖父之心悅乎怒乎對子而言則母尊對祖父而言則吾母臣妾也以血屬而言祖父我同姓而母異姓也子爲母忘身可也不

敢讐雖殺我可也不敢讐宗廟也父也我得而專之乎專祖父之廟以濟其私不孝重生我之恩而忘祖父之讐亦不孝不體祖父之心強所讐而與之共土同牢亦不孝二婦之罪當誅吾爲人子不忍行亦不敢行也有爲國討賊者吾不當聞亦不敢罪也不誅不討爲吾母者遭戮之元凶也葬於他所食於別宮稱后夫人而不係於夫終身哀悼以傷吾之不幸而已莊公中宗皆昏庸之主吾無責矣吾恨當時大臣陷君

於大過而不顧也或曰葬我小君文姜夫子旣許之矣子何罪焉曰此胡氏失仲尼之意也仲尼蓋傷魯君臣之昧禮而特著其事以示譏爾曰我言不當我而我之也曰小君言不成小君而小君之也與歷世夫人同書而不異其詞仲尼之心豈無別白至此哉不然姜氏會齊侯每行必書其惡惡之深如此而肯許其爲我小君耶或曰子狃於母重而不敢不尊臣狃於君命而不敢不從是亦權變之禮耳余曰否否宋桓

夫人出耳囊公立而不敢迎其母聖人不罪襄公之薄恩而美夫人之守禮况二婦之罪彌漫宇宙萬倍於出者臣子忘祖父之重而尊一罪大惡極之母以伸其私天理民彝滅矣道之不明一至是哉余安得而忘言

平生無一人稱譽其人可知矣平生無一人詆毀其人亦可知矣大如天聖如孔子未嘗盡可人意是人也無分君子小人皆感激之是在天與聖人上賢耶不肖耶我不可知矣

尋行數墨是頭巾見識慎步矜趨是釵裙見識大刀闊斧是丈夫見識能方能圓能大能小是聖人見識

春秋人計可否畏禮義惜體面戰國人只是計利害機械變詐苟謀成計得顧甚體面說甚羞耻太和中發出金石可穿何況民物有不孚格者乎自古聖賢孜孜汲汲惕勵憂勤只是以濟世安民爲己任以檢身約己爲先圖自有知以至於蓋棺尚有未畢之性分不了之心緣不惟孔孟雖

佛老墨翟申韓皆有一種斃而後已念頭是以生不爲世間贅疣之物死不爲幽冥浮蕩之鬼乃西晉王衍輩一出以身爲懶散之物百不經心放蕩於禮法之外一無所忌以浮談玄語爲得聖之清以滅理廢教爲得道之本以浪遊於山水之間爲高人以啣杯於糟麴之林爲達士人廢職業家尚虛無不止亡晉又開天下後世登臨題詠之禍長惰慢放肆之風以至於今追原亂本蓋開釁於莊列而基惡於巢由有世道之責者宜知所戒矣

微子抱祭器歸周爲宗祀也有宋之封但使先王血食則數十世之神靈有托我可也箕子可也但屬子姓者一人亦可也若曰事異姓以苟富貴而避之嫌則淺之乎其爲識也惟是箕子可爲夷齊而洪範之陳朝鮮之封是亦不可以已乎曰繫纆之臣釋囚訪道待以不臣之禮而使作賓固聖人之所不忍負也此亦達節之一事不可爲後世宗臣借口

明略詩 卷四之四
無心者公無我者明當局之君子不如旁觀之衆
人者有心有我之故也

君子豪傑戰兢惕勵當大事勇往直前小人豪傑
放縱恣睢拚一命橫行直撞

老子猶龍不是尊美之辭蓋變化莫測淵深不露
之謂也

樂要知內外聖賢之樂在心故順逆窮通隨處皆

泰衆人之樂在物故山溪花鳥遇境纔生

可恨讀底是古人書作底是俗人事

言語以不肖而多若皆上智人更不須一語

能用天下而不能其身君子惜之善用其身者

善用天下者也

麤豪人也自正氣但一向恁底便不可與入道

學者不能徙義改過非是不知只是積慵久慣自

家由不得自家便沒一些指望若真正格致了

便由不得自家欲罷不能矣

孔孟以前人物只是見大見大便不拘攣小家勢

人尋行數墨使殺了只成就箇狷者

呻吟語 卷四之四
終日不歇口無一句可議之言高於緘默者百倍矣

越是聰明人越教誨不得

強恕須是有這恕心纔好勉強推去若視他人饑寒痛楚漠然通不動心是恕念已無更強箇甚還須是養箇恕出來纔好與他說強

盜莫大於瞞心昧已而竊劫次之

明道受用處陰得之佛老康節受用處陰得之莊列然作用自是吾儒蓋能奴僕四氏而不爲其

所用者此語人不敢道深於佛老莊列者自默識得

鄉原是似不是僞孟子也只定他箇似字今人却把似字作僞字看不惟欠確且未減了他罪

不當事不知自家不濟才隨遇長識以窮精坐談先生只好說理耳

沉溺了如神附如鬼迷全由不得自家不怕你明見真知眼見得深淵陡瀾心安意肯底直前撞去到此翻然跳出無分毫粘帶非天下第一

勇不能學者須要知此

巢父許由世間要此等人作甚荷蕢晨門長沮桀
溺知世道已不可爲自有無道則隱一種道理
巢由一派有許多人皆污濁堯舜噦吐臯夔自
謂曠古高人而不知不仕無義潔一身以病天
下吾道之罪人也且世無巢許不害其爲唐虞
無堯舜臯夔巢許也沒安頓處誰成就你箇高
人

而今士大夫聚首時只問我輩奔奔忙忙熬熬煎

煎是爲天下國家欲濟世安民乎是爲身家妻
子欲位高金多乎世之治亂民之死生國之安
危只於這兩箇念頭定了嗟夫吾輩日多而世
益苦吾輩日貴而民日窮世何貴於有吾輩哉
只氣盛而色浮便見所得底淺邃養之人安詳沉
靜豈無慷慨激切發強剛毅時畢竟不輕恚的
以激爲直以淺爲誠皆賢者之過

評品古人必須胸中有段道理如權平衡直然後
能稱輕重若執偏見曲說昧于時不知其勢責

呻吟語 卷四之四
其病不察其心未嘗身處其地未嘗心籌其事
而曰其非也其過也是瞽指星聾議樂大可笑
也君子耻之

小勇噉燥巧勇色笑大勇沉毅至勇無氣

爲善去惡是趨吉避凶惑矣陰陽異端之說也祀
非類之鬼禳自致之災祈難得之福泥無損益
之時日宗趨避之邪術悲夫愚民之抵死而不
悟也卽悟之者亦徂天下皆然而不敢異至有
名公大人尤極信尚嗚呼反經以正邪慝將

聖哉

夫物愚者真智者僞愚者完智者喪無論人卽鳥
之返哺雉之耿介鳴鳩均平專一睢鳩和而不
流鴈之貞靜自守鷓鴣之仁鷓鴣之秉正嫉邪
何嘗有矯僞哉人亦然人之全其天者皆非智
巧者也纔智巧則其天漓矣漓則其天可奪惟
愚者之天不可奪故求道真當求之愚求不二
心之臣以任天下事亦當求之愚夫愚者何嘗
不智哉愚者之智純正專一之智也

面色不浮眼光不亂便知胸中靜定非久養不能
禮曰儼若思安定辭善形容有道氣象矣

於天理汲汲者於人欲必淡於私事耽耽者於公
務必疎於虛文燁燁者於本實必薄

聖賢把持得義字最乾淨無分毫利字干擾衆人
纔有義舉便不免有箇利字來擾亂利字不得
便做義字不成

道自孔孟以後無人識三代以上面目漢儒無見
一於精宋儒無見於大

有憂世之實心泫然欲淚有濟世之實才施處輒
宜斯人也我願爲曳屣執鞭若聚談紙上微言
不關國家治忽爭走塵中衆轍不知黎庶死生
卽品格有清濁均於宇宙無補也

安重深沉是第一美質定天下之大難者此人也
辯天下之大事者此人也剛明果斷次之其他
浮薄好任翹能自喜皆行不逮者也卽見諸行
事而施爲無術反以僨事此等只可居談論之
科耳

任有七難繁任要提綱挈領宜綜核之才重任要
審謀獨斷宜鎮靜之才急任要觀變會通宜明
斂之才密任要藏機相可宜周慎之才獨任要
擔當執持宜剛毅之才兼任要任賢取善宜博
大之才疑任要內明外朗宜駕馭之才天之生
人各有偏長國家之用人備用群長然而授之
所向輒不濟事者所用非所長所長非所用也
操進退用舍之權者要知大體若專以小知觀人
則卓犖奇偉之士都在所遺何者敦大節者不

爲細謹有遠畧者或無小才肩鉅任者或無捷
識而聰明材辯斂給圓通之士節文習熟聞見
廣洽之人類不能裨緩急之用嗟夫難言之矣
士之遇不遇顧上之所愛憎也

居官念頭有三用念念用之君民則爲吉士念念
用之套數則爲俗吏念念用之身家則爲賊臣
小廉曲謹之士循塗守轍之人當太平時使治一
方理一事儘能奉職若定難決疑應卒蹈險寧
用破綻人不用尋常人雖豪悍之魁任俠之雄

可學言 卷四之四 三六
一駕御有方更足以建奇功成大務噫難與曲局者道

聖人悲時憫俗賢人痛世疾俗衆人混世逐俗小人敗常亂俗嗚呼小人壞之衆人從之雖憫雖疾竟無益矣故明王在上則移風易俗

觀人只諒其心心苟無他迹皆可原如下官之供應未備禮節偶疎此豈有意簡傲乎簡傲上官以取罪甚愚者不爲也何怒之有供應豐溢禮節卑屈此豈敬我乎將以悅我爲進取之地也

何感之有

今之國語鄉評皆繩人以細行細行一虧若不可容於清議至於大節都脫畧廢墜渾不說起道之不明亦至此乎可嘆也已

凡見識出於道理者第一出於氣質者第二出於世俗者第三出於自私者爲下道理見識可建天地可質鬼神可推四海可達萬世正大公平光明易簡此堯舜禹湯文武周孔相與授受者是也氣質見識仁者謂之仁智者謂之智剛氣

多者爲賢智爲高明柔氣多者爲沉潛爲謙忍
夷惠伊尹老莊申韓各發明其質之所近是已
世俗見識徂於傳習之舊不辯是非安於耳目
之常遂爲依據教之則藐不相入攻之則牢不
可破淺庸卑陋而不可談王道自秦漢唐宋以
來創業中興徃徃多坐此病故禮樂文章因陋
就簡紀綱法度緣勢因時二帝三王旨趣滂不
會試嘗邈不入夢寐可爲流涕者此輩也已私
見識利害榮辱橫於胸次是非可否迷其本真

援引根據亦足成一家之說附會擴充儘可驚
衆人之聽秦自至本遊觀也而托言巡狩四岳漢
武本窮兵也而托言張皇六師道自多岐事有
兩端善辯者不能使服不知者皆爲所惑是人
也設使旁觀未嘗不明惟是當局便不除已其
流之弊至於禍國家亂世道而不顧豈不大可
憂大可懼哉故聖賢蹈險履危把自家搭在中
間定議決謀把自家除在外面卽見識短長不
敢自必不害其大公無我之心也

凡爲外所勝者皆內不足也爲邪所奪者皆正不足也二者如持衡然這邊低一分那邊卽昂一分未有毫髮相下者也

善爲名者借口以掩真心不善爲名者無心而受惡名心迹之間不可以不辯也此觀人者之所忽也

自中庸之道不明而人之相病無終已猶介之人病和易者爲熟軟和易之人病狷介者爲乖戾率真之人病慎密者爲深險慎密之人病率真

者爲麓疎精明之人病渾厚者爲含糊渾厚之人病精明者爲苛刻使質於孔子吾知其必有公案矣孔子者合于聖於一身萃萬善於一心隨事而時出之因人而通變之圓神不滯化裁無端其所自爲不可以教人者也何也難以言傳也見人之爲不以備責也何也難以速化也觀操存在利害時觀精力在饑疲時觀度量在喜怒時觀存養在紛華時觀鎮定在震驚時人言之不實者十九聽言而易信者十九聽言而

呻吟語 卷四之四
易傳者十九以易信之心聽不實之言播喜傳
之口何由何躐而流傳海內紀載史冊寃者寃
倖者倖嗚呼難言之矣

孔門心傳惟有顏子一人曾子便屬第二等

名望甚隆非大臣之福如素行無愆人言不足讐
也

儘聰明底是儘昏愚儘本訥底是儘智慧

透悟天地萬物之情然後可與言性

僧道宦官乞丐未有不許其爲聖賢者我儒衣儒

冠且不類儒彼顧得以嗤之柰何以爲異類也
而鄙夷之乎

盈山寶玉滿海珠璣任人恣意採取並無禁厲權
奪而束手裹足甘守艱難愚亦至此乎

告子許大力量無論可否只一箇不動心豈無骨
氣人所能可惜只是沒學問所謂其至爾力也
千言一條大路堯舜禹湯文武孔孟由之此是官
路古路乞人盜躐都有分都許由人自不由耳
或曰須是根着數聖人走曰各人走各人路數

聖人者走底是誰底路肯實在走脚踪兒自是
暗合

功士後名名士後功三代而下真功名之士絕少
聖人以道德爲功名者也賢人以功名爲功名
者也衆人以富貴爲功名者也

建天下之大事功者全要眼界大眼界大則識見
自別

談治道數千年來只有箇唐虞禹湯文武作用自
是不侔衰周而後直到於今高之者爲小康卑

之者爲庸陋唐虞時光景百姓夢也夢不着創
業垂統之君臣必有二帝五臣之學術而後可
若將後世眼界立一代規模如何是好

一切人爲惡猶可言也惟讀書人不可爲惡讀書
人爲惡更無教化之人矣一切人犯法猶可言
也做官人不可犯法做官人犯法更無禁治之
人矣

自有書契以來穿鑿附會作聰明以亂真者不可
勝紀無知者借信而好古之名以誤天下後世

蒼生不有洞見天地萬物之性情者出而正之
迷悞何有極哉虛心君子寧闕疑可也

君子當事則小人皆爲君子至此不爲君子真小
人也小人當事則中人皆爲小人至此不爲小
人真君子也

小人亦有好事惡其人則並疵其事君子亦有過
一差好其人則並飾其非皆偏也

無欲底有無私底難二氏能無情欲而不能無私
無私無欲正三教之所分也此中最要留心理

會非狃於聞見章句之所能悟也

道理中作人天下古今都是一樣氣質中作人便
自千狀萬態

論造道之等級士不能越賢而聖越聖而天論爲
學之志向不分士聖賢便要希天

顏淵透徹曾子敦樸子思縝細孟子豪爽

多學而識原是中人以下一種學問故夫子自言
多聞擇其善而從之多見而識之教子張多聞
闕疑多見闕殆教人博學於文教顏子博之以

文但不到一貫地位終不成究竟故頓漸兩門各緣資性今人以一貫為入門上等天資自是了悟非所望於中人其悞後學不細

無理之言不能惑世誣人只是他聰明才辯附會成一段話說甚有滋味無知之人欣然從之亂道之罪不細世間此種話十居其六七既博且久非知道之君子孰能辯之

間中都不容髮此智者之所乘而愚者之所昧也明道在朱陸之間

明道不落塵埃多了看釋老伊川終是拘泥少了看莊列

迷迷易悟明迷難醒明迷愚迷明智迷人之迷一明則跳脫明人之迷明知而陷溺明人之明不保其身迷人之明默操其柄明明可與其太平明迷可與其患憂

巢由披卷佛老莊列只是認得我字真將天地萬物只是成就我堯舜禹湯文武孔孟只是認得人字真將此身心性命只是為天下國家

毀不可遽信要着毀人者與毀於人者之人品
毀人者賢則所毀者損毀人者不肖則所毀者
重考察之年聞一毀言如獲珙璧不暇計所從
來在人多矣

是衆人卽當取其偏長是賢者則當望以中道
士君子高談闊論語細探玄皆非實際緊要在適
用濟事故今之稱拙鈍者曰不中用稱昏庸者
曰不濟事此雖諺語口頭余嘗媿之同志者蓋
亦是務乎

秀雅溫文正容謹節清廟明堂所宜若蹈湯火裨
金革食牛吞象之氣填海移山之志死孝死忠
千捶百折未可專望之斯人

不做討便宜底學問便是真儒

千萬人吾往赫殺老子老子是保身學問

親疎生愛憎愛憎生毀譽毀譽生禍福此智者之
所耽耽注意而端人正士之所脫畧而不顧者
也此箇題目考人品者不可不知

精神只顧得一邊任你聰明智巧有所密必有所

疎惟平心率物無毫髮私意者當疎當密一準於道而人自相忘

讀書要看三代以上人物是甚學識甚氣度甚作用漢之粗淺便着世俗宋之局促便落迂腐如何見三代以前景象

真是真非惟是非者知之旁觀者不免信迹而誣其心况門外之人况千里之外百年之後乎其不虞之譽求全之毀皆愛憎也其愛憎者皆恩怨也故公史易信史難

或問某公如何曰可謂豪傑英雄不可謂端人正士問某公如何曰可謂端人正士不可謂達節通儒達節通儒乃端人正士中豪傑英雄者也名實如形影無實之名造物所忌而矯僞者貪之聞修者避之

遺葛牛羊毫衆徃耕似無此事聖人雖委曲教人未嘗不以誠心直道交隣國桀在則葛非湯之屬國也奚問其不祀卽知其無犧牲矣毫之牛羊豈可以常遺葛伯耶葛豈真無牛羊耶有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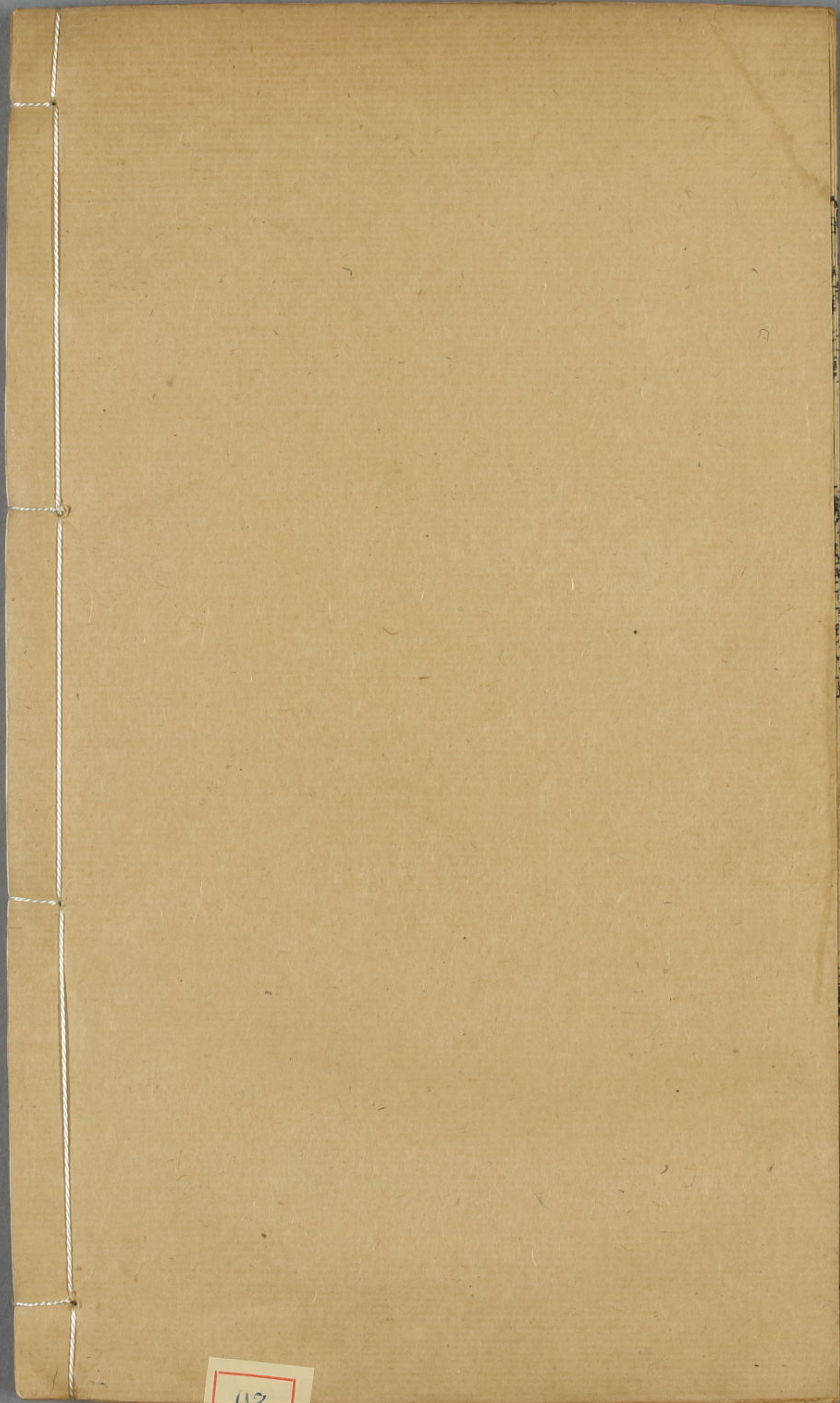
之衆自耕不暇而又使爲葛耕無乃後世市恩
好名沾沾煦煦者之所爲乎不然葛雖小亦先
王之建國也寧至無牛羊粢盛哉卽可以供而
不祭當勸諭之矣或告之天子以明正其罪矣
何至遺牛羊徃爲之耕哉可以不告天子而滅
其國顧可以不教之自供祭事而代之勞且費
乎不然是多彼之罪而我得以藉口也是伯者
假仁義濟貪欲之所爲也孟子此言其亦劉太
王好貨好色之類與

漢以來儒者一件天病痛只是是古非今今人見
識作爲不如古人此其大都至於風會所宣勢
極所變禮義所起自有今人精於古人處二帝
者夏之古也夏者殷之古也殷者周之古也其
實制度文爲三代不相祖述而達者皆以爲是
宋儒泥古更不考古昔真僞今世是非只如祭
祀一節古人席地不便於飲食故尚簠簋籩豆
其器皆高今祭古人用之從其時也子孫祭祖
考只宜用祖考常用所宜而簠簋籩豆是設可

乎古者墓而不墳不可識也故不墓祭後世父母體魄所藏巍然丘壠今欲舍人子所覩記者而敬數寸之木可乎則墓祭似不可已也諸如此類甚多皆古人所笑者也使古人生於今舉動必不如此

儒者惟有建業立功是難事自古儒者成名多是講學著述人未嘗盡試所言恐試後縱不邪氣其實成箇事功不狼狽以敗者定不多人

呻吟語卷之四終



112